

三十年前的期盼

丁 玖

三十年前，我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系读博士时，和教过我一学年《高等泛函分析》课程的阿克斯勒（Sheldon Axler）教授结下了友谊。有次在他办公室偶然看到一份杂志 *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*（《数学信使》），便好奇地翻了起来，发现它是一本大众读物，而阿克斯勒教授当时是它的主编。

我很快就被它迷住了。那时，我每天都读专业书和论文，难免脑子绷得太紧需要放松，于是一旦美国数学会新的一期会员通讯 *Notices* 寄来后，我都要浏览一番（我当时是免费的学生会员），好文章则仔细品味。我的英文写作能力就是长期阅读 *Notices* 的副产品。这是一本极佳的综合期刊，我几年读下来受益匪浅，毕业后教书第一学期还经阿克斯勒教授推荐被它的编辑杰克逊（Allyn Jackson）女士电话采访过，大吐了英文有外国腔的博士在美国找大学教职之难的苦水。我的话被放进她的文章，刊登在1990年12月的那一期中。

读了几期《数学信使》，我就发现它比《美国数学会通讯》更有意思，文章内容丰富多彩，写作风格引人入胜。我读过斯梅尔（Stephen Smale）回忆他1966年被国际数学家大会授予菲尔兹奖后，在莫斯科大学的台阶上举办“非数学问题”记者招待会的精彩故事，后来也读到他在巴西里约的海滩边整天游泳而捡到“马蹄铁映射”的数学奇遇。更有甚者，因为阿克斯勒教授“近水楼



2016年张家口，作者与邓明立合影